

帝国真史系列

梅毅

(赫连勃勃大王) 著

帝国

殃咎



太平天国真史

DIGUO YANGJIU TAIPING
TIANGUO ZHENSHI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帝国真史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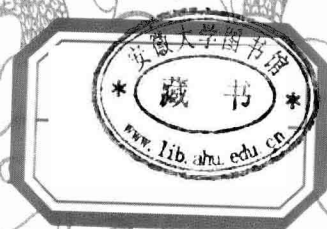
帝国

殃咎

梅毅
(赫连勃勃大王) 著

太平天国真史

DIGUO YANGJIU TAIPING
TIANGUO ZHENSHI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国殃咎:太平天国真史/梅毅著.--深圳:海天出版社,2012.3

(梅毅帝国真史系列)

ISBN 978-7-5507-0365-0

I. ①帝… II. ①梅… III. ①太平天国革命—通俗读物 IV. ①K254.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6232号

帝国殃咎 太平天国真史

DIGUO YANGJIU TAIPING TIANGUO ZHENSHI

出品人 尹昌龙

总策划 毛世屏

责任编辑 毛世屏

薛惠文

装帧设计 成就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518033)

网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批发) 0755-83460397(邮购)

排版设计 深圳市斯迈德设计企划有限公司

印刷 深圳市美嘉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5

字数 290千

版次 2012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3月第1次

印数 30000册

定价 18.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让历史照亮未来

根据我多年金融工作的实践体会，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相对于漫长的历史而言，肯定都是非常短暂的，每个独立个体，肯定不能摆脱个体所处的时间、空间那个特殊的位置。所以，每个相对独立的个人，只能从“他”本身这个相对移动的“点”上，去观察过去的历史。其结果呢，就是个人所观察、所书写的历史，也应该是当下时代的那个独特“自我”在某个特殊“那一刻”的思想灼见。

由此，当我看到梅毅（赫连勃勃大王）这八本“帝国真史”断代史系列的时候，符契相合，感到由衷的欣喜。我和梅毅2001年就相识，当时晤谈甚欢，相交忘年。我记得，当时我和这位行业内的年轻人所讲述的，多围绕深交所和上交所成立过程中的许多细节。当时我所知道的梅毅，还只是深圳证券交易所国际部的青年才俊，我们所谈所讲，也还都是关涉中国金融市场、证券市场有关的人和事。

岁月荏苒，今天我忽然发现，在我们证券监管单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现在的梅毅，竟然打着一面“赫连勃勃大王”的大旗，成为声名显赫的历史学者，而且风起云涌，成为“中国互联网历史写作先行者”。几年不见，他不仅写出了几百万字的中国历史作品，可谓“著作等身”，而且坊内畅销，洛阳纸贵。从去年开始，他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开讲《鲜为人知的杨家将》《隋唐英雄志》，似乎看上去完全脱离了证券本业。好奇之余，我更多感到的还是欣喜。

有时候，我也会翻看一些时下流行的历史“畅销书”。我发现，现在的坊间不少历史读物，从装帧和文本看上去似乎“有趣”，但内容却往往失于简单粗鄙，搞笑打油。如此历史写作，显然太过于轻率和不负责任。我总是觉得：历史，毕竟要和“高尚”“正义”“崇高”这些字眼联系起来，应该和真、善、美的艰难悲壮和浩然之气联系起来。所以，历史写作者不能只为了追求大众的“轻松阅读”而满纸调侃。这是因为，我们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充满了血泪和痛苦，充满了仁人志士的碧血，而市面上许多看上去很“好玩”的历史写作，不仅不能导引我们正确阅读历史，而且会让年轻一代误读历史，使得本来能够提升心性意志的历史阅读，最终沦为鸡毛蒜皮的翻书消遣。

幸好，作为我们金融同行的梅毅，这位网络中鼎鼎大名的“赫连勃勃大王”，他的历史写作让我们眼前一亮。因为他所写的历史书籍有着磅

磅礴大气的文字，汪洋恣肆，才情洋溢。在梅毅的文本中，没有浮光掠影的文字轻薄，更没有为了讨好低俗读者的打情骂俏，字里行间充溢着民族感情，充溢着天地正气。

跬步之积，竟成千里！梅毅进入深圳证券交易所已经十九年了，可谓是我们中国证券监管系统的一名“老兵”，但他依旧春秋正盛，年富力强。我衷心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梅毅这位资本市场的亲历者，能在巨笔弘宣中国大历史的同时，也能以一个“史官”的耐心和细心，写出我们中国资本市场的喜怒哀乐，为我们改革开放后的金融市场树碑立传！

是为序。

刘鸿儒 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

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

——梅毅（赫连勃勃大王）的中国历史解读

我在2000年就认识梅毅，当时老作家李国文做召集人，邀请几位作家宴聚，大家一起畅谈文学写作。我记得当时还有雷达、梁晓声、肖复兴、李敬泽等人。李老和我说，他认识一个在金融部门工作的深圳年轻人叫梅毅，小说写得不错，当天也会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梅毅，这个名字我见过，大约是1995年，当时《中篇小说选刊》登过一篇《赫尔辛基的逃亡》就是梅毅写的。他把南方年轻人生活状况描写得淋漓尽致，我读后印象深刻。后来，《作品与争鸣》也选登过他的《跳》《纯真年代》等中篇小说，让我更加感觉“过瘾”。深圳，在一般人眼里看来那么“物质”的南方城市，确确实实还有素质很高、潜力很大的青年作家存在着。当天见面后，我很惊异于梅毅的年轻，又得知他在深圳一直从事金融和证券工作，更感到高兴和欣慰。在作协工作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强调作家要深入生活，一直建议作品要“吸地气”，而梅毅这样的青年作家，本来就一直在火热的生活中体味人生。所以，他写出来的东西，自然真味淋漓，有血有肉。不过在当时，梅毅还不是网络上赫赫有名的“赫连勃勃大王”，而是一个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工作的文学青年。

从2003年开始，梅毅就从网络中异军突起，在作家中独辟蹊径，以“赫连勃勃大王”的ID行走江湖，有“中国互联网历史写作先行者”的荣称。2004年出版的“赫连勃勃大王”《华丽血时代》一书，是一部描写两晋南北朝的书，是近几年国内历史普及类图书中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因为在当时，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还没有推出易中天、于丹，全民读史热潮还正在酝酿中，而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应时而出，正充当着“手把红旗旗不湿”的潮头引潮人的角色！

几年过去，梅毅竟然能够写出几百万字的历史作品，他一边在汗牛充栋的中国历史海洋中畅游酣畅，一边猛读猛写，真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这位金融业的才俊，能有如此毅力如此才干，不得不让人钦佩。

言及历史，我们脑海中肯定会浮现许许多多问题：“历史本身有其发展的客观规律吗？历史过程难道只能归结为个别的、特殊的历史事件的集合吗？历史仅仅是人类精神的运动、发展的过程吗？有可能存在真正如实表现往昔历史的历史书作吗？我们当代人只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我们自以为是的简单解释吗……”

细读梅毅“帝国真史系列”，在享受他汪洋恣肆文风之余，在沉浸在他以精密史料编织的引人入胜的故事之余，我相信，一切都会有答案！让人有些怅然的是，我们民族延亘了数十个世纪的道德感和价值观，在往昔历史记述中并没有鲜明体现，而且多数成为过时的、几近枯萎的陈旧纸页。在喧嚣的批判或者夸大歪曲的声浪中，它们中不少片段被孟浪解析和刻意误读连根拔起，胡乱地抛撒到低俗而又虚拟的互联网、荧屏的“土壤”之中。我深信，我们中国年轻一代正确的历史观，不可能在“穿越”中实现。

梅毅“帝国真史系列”的出现，让我们中国作家这个群体都会感到欣喜：因为，梅毅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作家自我扩展的无限可能性，认识到，作家书写历史，其实是自司马迁以来的传统！而作家梅毅所撰写的历史著作，无论从文笔还是史实，都可以称之为“好的”。一部“好的”历史书与“坏的”历史书的区别，就在于好的历史学者能够运用他自己独特的判断力去解析历史。

在梅毅笔下，历史不仅仅是人类生活的延续，不仅仅是编年事件的简单结集，也是不同族群思想意识的延续，更是历史深壑中那些独特个体视角的投射。在他卓尔不群的、文学性和史学性皆重的历史叙述中，我们能够发现历史学最基本的属性，也就是历史的“当代性”。更难能可贵的是，自2010年开始，《梅毅话英雄》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中，这使得中国作家表现自己的舞台更加广阔。不仅是我，包括中国作家协会铁凝主席，都对梅毅这个在深圳的独特作家不断自我突破感到由衷高兴。我们也真诚希望，《梅毅话英雄》能够在中央电视台这样的更大舞台不断推出，在某种程度上，梅毅的作品能以中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激扬起我们读者心目中那些涵纳数千年辉煌往事的情感，最终必定使得我们伟大民族复兴的号角更加嘹亮，能够让我们伟大民族的历史光辉，映彻我们祖国灿烂的未来！

是为序。

高洪波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非专业”的专业历史学家

梅毅（赫连勃勃大王）是近几年飞速成长起来的历史作家。其成就之大，令我等专业历史学者也瞠目结舌。他本职金融，写作全在业余时间。每经一天劳累，便沉浸在浩瀚的史书堆里，钩稽爬梳，探秘索隐。久而久之，集腋成裘，悟性得道，便敲击键盘，一字一字地打出他对历史的理解和对朝代更迭、人亡政息的喟叹，于是，自2003年起，他的历史著作在网络中频现。

梅毅以“赫连勃勃大王”的ID行走网络，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和出版商，一时间洛阳纸贵，争相出版纸质文本，不几年就成为令人瞩目的大众历史作家。从2004年到现在，七八年间，他埋头创作，在内地、港台地区出书数十种，总字数超过500万字，确实算得上是高产作家。一个年轻人，有此成绩，值得赞许。他的成功，当然与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大时代有关。梅毅赶上了好时代，他是幸运的。但是，再好的时代，若不勤奋努力，也难以脱颖而出。天道酬勤！时代，总是拥抱那些勤奋者；成功的大门，专为不懈追求的人敞开着。梅毅的历史写作经历，印证了这个人们所熟知却往往被人们忽视的真理。

梅毅本来是个很有写作才气的小说家，让他声名鹊起的，还是他的“中华大历史散文”的写作。最受世人瞩目的，是他挥洒自若的大历史断代史作品，起始于两晋南北朝，中经隋唐五代、宋辽金夏、元、明（包括南明小朝廷），下至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几乎代代赓续，组合成一个“帝国真史系列”。梅毅的历史文集，如果埋首细观，大众读者都可以清晰地体察出兴亡继绝、人事代谢的历史脉络。

在近代中国，写历史演义最出名的，是浙人蔡东藩先生。蔡先生幼而笃学，精于治史。他于1916年起陆续出版断代历史演义，虽难称洛阳纸贵，但可说名噪一时。1945年蔡先生驾鹤西游之后，时至今日，久不见国内有人能有此撰写通史的壮举，不免令人惆怅。现在，我欣喜地发现，在我们史学界，出了个梅毅，而且他是非常专业的“非专业”历史学者，这位英美文学专业出身的作家，从1992年就投身深圳金融界，用八部（另两部待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断代史，前后赓续地组成一套中国历史大系。如此，使我惊讶之外，感佩良多。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梅毅称得上是能接续蔡东藩先生而在非历史专业学界涌现出来的一个写史奇才。

他与蔡东藩先生的历史演义以事件史为结构主线的写作方法不同，

梅毅的断代史，每一部都以人物的活动为线索，能够全方位展示历史的纵深发展。两种不同的结构体和写法，可谓各有千秋。前者，史的物质明显；后者，文学性、可读性更强。梅毅，他能够给笔下的历史人物赋予鲜活的个性，进而呈现出人性的复杂多变，从而使历史事件的进程跌宕起伏和充满激情，这样一来，历史也就变得好看起来……

梅毅的历史著作，游走于文学与历史之间，既摆脱了以事件史描述为主体的历史著作那种沉闷枯燥的格调，又不同于小说家的虚构与臆造，与散文家抒发情感的恣肆与叹喟有别。他的书，史料扎实，旁征博引，有学者深沉的气度，有作家恣肆的文笔，加之年轻人特有的敏锐，使得他诠释史实的视角卓尔不群，富有独识灼见。

历史，本来就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往事。人是历史的主体。司马迁的《史记》就是因为写活了人而传之不朽。从班固的《汉书》开始，一部部所谓“正史”，都缺少了对历史人物的人文关注。后来的历史著作，尤其出现了“非人化”的倾向，变得呆板沉闷。于是，充满人性、生动活泼的历史，也就与现实的受众渐行渐远。而梅毅的断代史所组合的历史大系，以历史人物大起大落的开合描写，承载史事的开张演化，以作者的激情赋予历史的生命，让人拍案称绝。

要写活历史，除了扎实的史学功底和睿智的识见外，生动的文笔当不可少。我详读了梅毅的八本“帝国真史系列”，感到梅毅的文笔确实生动，具有亦庄亦谐的感人魅力。他的一系列历史纪实体作品，似乎有着共同的写作风格。他力图继承太史公开创的历史文学的余绪和评判史事的精神，努力效法历史演义家的结构布局和善于演绎的流风，倾心于散文、小说家捕捉细节、铺叙感受的技巧，试图融汇于一炉。

梅毅，这位“赫连勃勃大王”，无论从他所学和从事的工作角度看，还是从他现在所处“最物质的城市”深圳看，他的存在都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他是我们这个时代耐人寻味的第五代文化现象，是个不可多得的瑰宝奇才！我们历史专业的人，没有梅毅的文采；而专业作家，又没有梅毅的史学功底！国内能有汪洋恣肆文风和扎实历史耙梳功底的，非梅毅莫属！

更可喜的是，梅毅从2010年开始，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精彩亮相。他以儒雅俊秀的形象，音声朗朗的口才，开始在荧屏讲演《梅毅话英雄》，赢得无数观众的痴迷。他在荧屏如此倜傥风流的讲述，在中央电视台如此大的平台宣扬中国古代历史英雄人物，既可以激励民族自豪感，也肯定能提升中华民族的阳刚之气。为此，我这个老历史学者，要为梅毅热烈鼓掌！

目录

导读：刺痛帝国生命的夜晚 / 1

“上帝”到广西 洪秀全的勃然而兴 / 6

潜“龙”在渊 落第穷酸的人生选择 / 7

革故鼎新 “金田起义”前后时机与运气 / 12

力争上游 东乡称王与永安建制 / 20

好男好女坏下场 “洪大全”夫妇的严肃笑话 / 30

红龙狂试云雨情 长沙之战：挫折与机遇 / 44

南京！南京！新耶路撒冷！ 太平天国“都城”的困惑 / 53

空幻的帝京之旅 太平军偏师冒进北伐 / 81

渡河！渡河！ “北伐军”初试锋芒 / 82

坚守！坚守！ 静海、独流的鏖战待援 / 84

突围！突围！ 太平军残部的艰难处境 / 87

“个人英雄主义”的绝佳表演 “西征”战役中的石达开 / 95

开头就碰硬钉子 南昌城下费踟蹰 / 95

中途又遇新障碍 长沙城下遭败绩 / 97

山重水复疑无路 石达开的转败为胜 / 102

卧榻之侧难容鼾睡 清军江北大营、江南大营的首次崩溃 / 108

妇女解放，一个冬天的童话 “天王”眼中的女人们 / 112

上帝死了！天王万岁！ 血雨腥风天京城 / 116

“太平天国”奠基人 / 117

也想尝试当“万岁” / 119

“替罪羊”韦昌辉 / 121

船到江心补漏迟 / 126

“东王”生前身后事 / 128

大渡河水尽血流 “负气出走”的石达开 / 131

勇悍出柙红虎 石达开的极盛时期 / 131

拨乱反正统帅 石达开 1857 年上半年的“辅政” / 133

负气出走不返 石达开与太平天国的决绝 / 134

大渡河畔悲歌 石达开的英雄末路 / 138

回光返照的胜利 太平军两破“江南大营”及占领苏常地区的“复兴” / 141

新人新面貌 浦口之战与三河之战的大胜 / 142

从胜利走向胜利 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及东征苏常 / 144

那个香港来的胖子 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 155

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 太平军二次“西征”的失败与陈玉成之死 / 160

自古英雄出少年 / 160

二次西征的苦涩 / 162

安庆重镇的丢失 / 164

虎落平阳被犬欺 / 166

美丽而残酷的东方“新世界” 为“大清国”奋斗的洋人华尔（附戈登） / 171

天荒地老出奇人 天京陷落与李秀成被俘 / 195

腹背受敌的窘境 安庆失守后的天京危局 / 196

“进北攻南”的老套 故伎重施的战略 / 198

可怜白骨天京城 “太平天国”的覆灭 / 200

千古凄凉英雄路 李秀成的下场 / 204

沙上余波难成浪 太平天国的余韵 / 208

兔死狐狗竟未烹 湘军系的“好”结局 / 211

电光飞火走游龙 捻军的极盛与衰亡 / 217

零星分散的乌合之众 早期“捻子”的活动 / 219

有组织有编号的队伍 由捻党到捻军 / 220

并行猛虎逞威风 捻军与太平军在淮南的携手 / 222

导读：刺痛帝国生命的夜晚

人们对于天堂的渴望，往往会最终诱引他们堕入地狱的深渊。1850年，当身在德意志的马克思博士得知大清帝国南方省份广西发生了革命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在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这几个字原文为法语）”。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博士从他所擅长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先行楔入，剖析清朝因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而导致逐步解体的深层因素，并信心十足地预言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不久，受老战友影响，恩格斯也兴奋写道：“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做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仅仅过了十二年，在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博士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笔锋一变，毫不容情地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从兴高采烈改为恶毒诅咒，展现出马克思博士对东方古老的国家那个正在长大的邪恶怪胎具有超常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

中国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逸仙博士对太平天国也是经历了一个从推崇到批

判的过程。1907年，他在同盟会所办《民报》上发表《哀太平天国》一文，呼吁“有仁者起，仗太平（天国）之所志”。但是，思想渐趋成熟后的中山先生，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之后，就指出：“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做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最终，他得出结论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太平天国战史·序》）果然一针见血。

由“保皇”而“改良”的儒学大智者梁启超所言，最能戳破画皮：“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与梁启超同为康有为弟子的欧榘甲，一直力主反清，但他坚信：“洪、杨与其徒党，起于草泽无赖……稍得土地，即以为安，封王数百，彼此争功。”他还明确指出：“（洪、杨）一旦得意（成功），其骄横无礼，貽害众民，恐有甚于满清者。”即使写《革命军》的激进派邹容，从来是“反满复汉”，他也认定：“太平天国之立也，以汉杀汉，山尸血海，所保者满人……”只有“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对太平天国的消亡稍有遗憾：“太平天国有天下三分之二，将要成功，又有湘军三十万人，替满洲死死把太平天国打灭……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民智初发之后，大儒钱穆先生讲：“……他们（太平天国）只知援用西方耶教（基督教）粗迹来牢笼愚民，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此语，最为鞭辟入里。

坚信科学理念的共产主义者们对太平天国更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表示：“他们（太平天国）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他们）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共产主义理论家恽代英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太平天国一定失败的原因：第一，太平天国是“领袖的结合，不是主义的结合，只是‘感情’的结合，而‘感情’是靠不住的……后来北王杀了东王，内部闹个不休”；第二，他指出太平天国最大的弱点，就是反对文化，造成“知识分子不为所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邓力群、华岗、范文澜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非常客观地对太平天国加以评析，指出了导致他们败亡的狭隘性、保守性、自私性以及贯穿始终的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低级趣味。

极“左”思潮一度泛滥时期，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失去客观性，他们对马克思、孙中山、李大钊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一叶障目，对太平天国大唱赞歌。他们在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

则。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国“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篡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国“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政府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学子笔记，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更有甚者，极“左”学者们往往背离“双百”方针，对不同的学术声音加以围剿，甚至把太平天国的治学研究引入“儒法斗争”的死胡同，似乎只要谁歌颂农民起义就等同于给谁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历史唯物主义”保险，失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这种治学严谨程度，远远不如民国初期的梁启超。梁启超在痛诋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同时，仍旧大力推崇扶危定乱的李秀成，他满怀深情地写道：“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使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湘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虽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倘）使以（李）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城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谁复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亦人杰矣！”

反思极“左”思潮下，对太平天国的赞不绝口，无外乎着力于以下几点：第一，太平天国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第二，《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纲领，具有“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意义”；第三，马克思曾称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

一切的一切，谬误以外，还是谬误。

首先，太平天国自其建立之始，因为“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血脉”关系，其头目们就与洋兄弟们勾勾搭搭，直到李秀成攻上海受挫，才与“洋鬼”结下深仇，所以“反帝”无从谈起。

1858年，英国军舰“李氏号”（Lee）经过金陵，遭太平军将士误击，额尔金下令反击。洪秀全把发炮的军士斩首后，派人向英国人道歉，希望洋人兄弟帮他灭“臭虫”（清朝）。同时，写下打油诗诏书示好，让额尔金文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天父上帝真上帝，天兄耶稣真天兄，爷哥带朕坐天国，扫灭邪神赐光荣，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天国迩来今既来，西洋番弟把心开，朕前上天见爷排，万国扶朕在天台。爷排定定今来到，替力出力该又该。替爷替哥杀妖魔，报爷生养战胜回。西洋番弟朝上帝，爷哥带朕坐山河。朕今实情诏弟等，欢喜来朝报爷哥。朕据众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诏众臣礼相

待，兄弟团圆莫狐疑。”此后，以洪秀全本人为首，一直对洋兄弟十分看重，身居深宫的洪天王连洋人舰只加煤加水这样的琐事都会亲自过问。即使到了太平天国与洋人撕破脸的后期，1863年，忠王李秀成和慕王谭绍光仍然与常胜军统领戈登等人通信，要求做买卖，搞军火生意，明白表示：“我朝系与清朝争疆土，与外邦毫无嫌怨。”洋商洋行（包括戈登）为了获利，同时将大量军火卖给清朝和太平军这交战的双方。法国人狄支沙（C.A.M.dejesus）的文章中证明，仅1862年4月，上海一家外国洋行就卖给太平军步枪3046支，野炮795尊，火药484桶，子弹18000余发（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即使天京被围期间，洋人们仍不断供应粮食、茶叶、丝绸、军火，甚至鸦片（《北华捷报》选译，第467—468页）。由此推之，可以想见太平天国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

“反封建”方面更不必讲，清朝咸丰帝有名号的嫔妃只有18个，洪天王有88个“嫔妃”，后宫供其纵欲者近两千女性。相比封建帝王，洪教主个人享受方面要“反动”得多。

至于等级制度、服饰规定、官员品级、爵位世袭等等，太平天国比起清朝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根据清朝《贼情汇纂》等详实的官方文件，可查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物两百多，出身能得以查证的一共有50人，绝大部分是会党成员、盗贼、地主、塾师、各类商贩、戏子，真正出身农民的只有14人（这还算是富农在内），所以说它是“农民革命战争”完全是信口雌黄。太平天国对于犯法官员的处罚之一，就是“罚为农”——这哪里有一丝对农民的尊重，又怎能把这场运动算成农民运动！再者，总是被以前的极“左”学者奉为土地纲领的《天朝田亩制度》，这只是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而已，从未真正落实过。毛润之先生早就指出过：“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他还特别指出：“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分见《毛泽东选集》第89页、1209页）所以说，太平天国这一个披着神秘宗教外衣的，以“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为诱饵的虚空纲领，不仅仅是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更是“物物归上主”的对农民产生新束缚的梦呓。

马克思真的说过太平天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吗？他确实有过类似表述，但其本意与我们学者的“断章取义”截然不同。

马克思原文见于1854年第二期《新莱茵报》，他主笔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而后所述便是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善良展望。但马克思博士所指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指

太平天国运动，其实指当时德国人居茨拉夫（此人加入英国教会）所说的“社会主义”，此人在中国多年传教，中文名字为“郭实腊”。他于1849年左右回欧洲后，听到当时的人到处谈论“社会主义”，恍然大悟道：“中国许多平民近来也流传这一套东西。”所以，郭实腊和马克思在当时讲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其实是财产平均分配的“农民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一样，在当时的马克思口中说出来，其实含有辛辣的贬讽之意。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的“社会主义”，直至1873年才成型，他们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弄清了此“社会主义”非彼“社会主义”，极“左”学者们对太平天国涂饰的立论点不攻自破。

早在《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曾装出一副“仁慈”面貌，假模假样唱道：“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但是，历时近15年之久的波及18个省份的太平天国战争，不仅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历史性、全面性的大倒退，还使整个国家丧失了近一亿左右的人口。当然，对于这么一个庞大死亡数字的责任所在，难以细究，大致上讲，清军与太平军（加上捻军）可以“平分秋色”。

太平天国，于后世而言，它最大的“积极意义”早为梁启超一语道破：“道（光）、咸（丰）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氛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正是太平天国的冲击，使得腐朽的大清国内满蒙权贵派一步一步走向衰弱，经世派（庶族汉人派）一步一步走向权力的巅峰，最终形成不可逆转之势。这些，恰恰为后来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和民族基础。在这一点，也仅仅在这一点，邪恶的怪胎终于有幸成为日后“中华民国”的一掬肥料。

洪秀全、杨秀清以及他们身后那些幢幢地念着“天国”咒语的幽灵，在国人心中徘徊了一个多世纪。我们现在不需要僵硬意识形态的招魂，不需要砸偶像派与敬偶像派之间的争辩，不需要武断肯定与简单否定地轻下结论，我们恰恰需要发自历史良心深处的冷静审视，从昔日的破坏中寻找建设的起源，重新寻找逝去年代的精神体验。

柳亚子两诗，最能表达笔者此时心境：“已无遗老说洪王，志怪传奇说渺茫。多少英雄兴废感，最怜鹬蚌斗韦杨。”“帝子雄图浑幻梦，中原文献已无征。我来重读太平史，十丈银缸焰影沉。”

“上帝”到广西

洪秀全的勃然而兴

公元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春天某日。广州街道上，因昨夜一夜风雨，地上飘满了摧落的枯叶。岭南的气候正是如此怪异。四季常青，深秋不见枯黄飞叶，春天却往往两三天内落叶满地，但枝梢之间，同时即有迅速冒出的嫩叶，生长速度快得惊人。地面深绿发干的叶子还未腐烂，各种树木间已经燃烧般腾满了鲜绿。

一位在岭南人群中很显高大虚胖的男人（约1.78米，80公斤体重），蜡黄的脸上满是阴郁，他揪了揪自己已经多半花白的胡须，望着国子监外张贴的榜文，狠狠地往上吐了口唾沫，用广府话骂了句“丢佢老姆嘿！”接着，他又急速地用旁人难解的客家话骂了几句什么，愤然转身离开那面贴有中第举子名字的黑墙。这位看上去极有着马来人种凸颧凹目特征的中年样貌男子，其实刚刚30岁。这个看似样貌平平，浊肥，再普通不过的广东男子，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

自道光八年（1828年）开始，16岁的洪秀全就开始应试，很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现实极其“残酷”，经历了道光十六年、道光十七年的连续失败，一直到道光二十三年，他前前后后应试了四次。15年间，终日头悬梁锥刺股地苦读，屡败屡试，屡试屡败。一股无名怨毒之火，窜腾于这位岭南士子的松垮鸡胸之中。

洪秀全生于嘉庆十八年阴历十二月十日（1814年1月1日），出生地是当时广东花县一个名叫“福源水”的地方，后迁至官禄埗村。此地距广州几十公里。现在的花县称为“花都”，已经并入广州市。洪秀全原先的名字叫洪火秀，依排行又名洪仁坤，后来的“秀全”是他为自己起的“号”。这位“洪秀全”，出身绝非苦大仇深的贫雇农，乃是富裕中农的家庭条件。其父洪镜杨，老实巴交的本分种田汉，客家人，其祖籍是嘉应州（现梅州）石坑镇。洪秀全有兄弟姐妹五人，其排行第四。由于儿时聪颖好学，小火秀深得父亲喜爱，七岁时即被送入私塾念书。老洪对这个儿子很有溺纵之情。16岁时，洪秀全首次参加科举考试，第一次考试就失败了。名落孙山之余，家道也中落，估计是因为兄弟姐妹吃饭嘴多，老洪头年高力衰，生活每况愈下。